

卡夫卡 变 虫 记



〔美〕劳伦斯·大卫/文 邢培健/译

〔法〕戴勒菲妮·杜朗/图



早晨，卡夫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超级大甲虫。
他走到门后的镜子那儿，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棕紫色的甲虫身子，又黑又大的虫眼，天线似的触角，还有六条细细长长、毛茸茸的虫腿。卡夫卡坐在床上仔细想了想，这种事以前从没发生过。
“卡夫卡，赶紧穿好衣服，下来吃早饭！”爸爸喊他。





卡夫卡用六条腿拖着笨重的身子，急急忙忙跑进了卫生间。他的甲虫爪子踩在瓷砖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卡夫卡洗洗脸，刷刷嘴里伸出来的大尖牙。他看了看洗脸池边的镜子，又吓了一跳。唉！他还是一只虫子。

卡夫卡以前从没见过穿衣服的虫子，不过大多数虫子都不用上学，当然就不用穿衣服了。他在衣橱里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一件宽松的上衣和一条有松紧带的裤子。裤子倒还好，很容易就穿上了，可上衣只有两只袖子啊。谁能料到一个二年级的男孩会长六条虫子腿呢！卡夫卡只好在上衣上剪了两个洞，让两条新胳膊伸出来，或者该叫两条腿？





“卡夫卡！快点好不好？”妈妈大声喊。

卡夫卡慌慌张张地往楼下跑，因为跑得太快，一不留神，乒乒乓乓地在楼梯上打了几个滚，摔倒在地。

他六脚朝天躺在地上，虫腿在空中乱踢，想把身子翻过来。折腾了好半天，他才抓住楼梯扶手，翻过身，让爪子着地。





卡夫卡走进厨房，全家人谁都没看他一眼。爸爸在帮他和妹妹装午饭。妈妈坐在餐桌前看报纸。妹妹凯特琳呢，正在喝橙汁，盘子里还剩着半个蛋黄和一堆面包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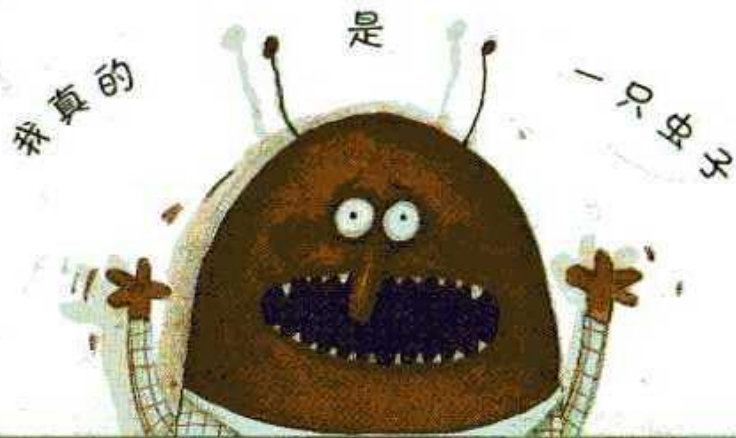
卡夫卡好不容易才坐上椅子，开始吃他的鸡蛋和熏肉。“妈妈，爸爸，凯特琳，我变成虫子了。你们看，我是一只超级大甲虫。”

爸爸盖上饭盒，笑着说：“是啊，我还是一头大河马呢。”

卡夫卡举起一只虫脚挥了挥，说：“可我真的是一只虫子，爸爸，您没看见吗？我们该怎么办？”

妈妈一边看报纸一边说：“你一直都是我们家的小麻烦虫。”

凯特琳皱了皱鼻子说：“你昨天还说要当宇航员呢。”她从卡夫卡的盘子里拿走一片熏肉，还问他，“虫子喜欢吃熏肉吗？”



“您知道怎么让我变回去吗？”卡夫卡问妈妈。“您小的时候遇到过这种事情吗？”他又问爸爸。

“放学后再说好吗？”妈妈回答他，“你得出门去坐车了。”

爸爸送凯特琳和卡夫卡到门口，把饭盒和书包递给他们。

“虫子能当宇航员吗？”卡夫卡问。

爸爸笑了笑，拍拍儿子的甲壳。

卡夫卡盯着门厅镜子里的自己。唉，还是一只虫子。怎么就没人看出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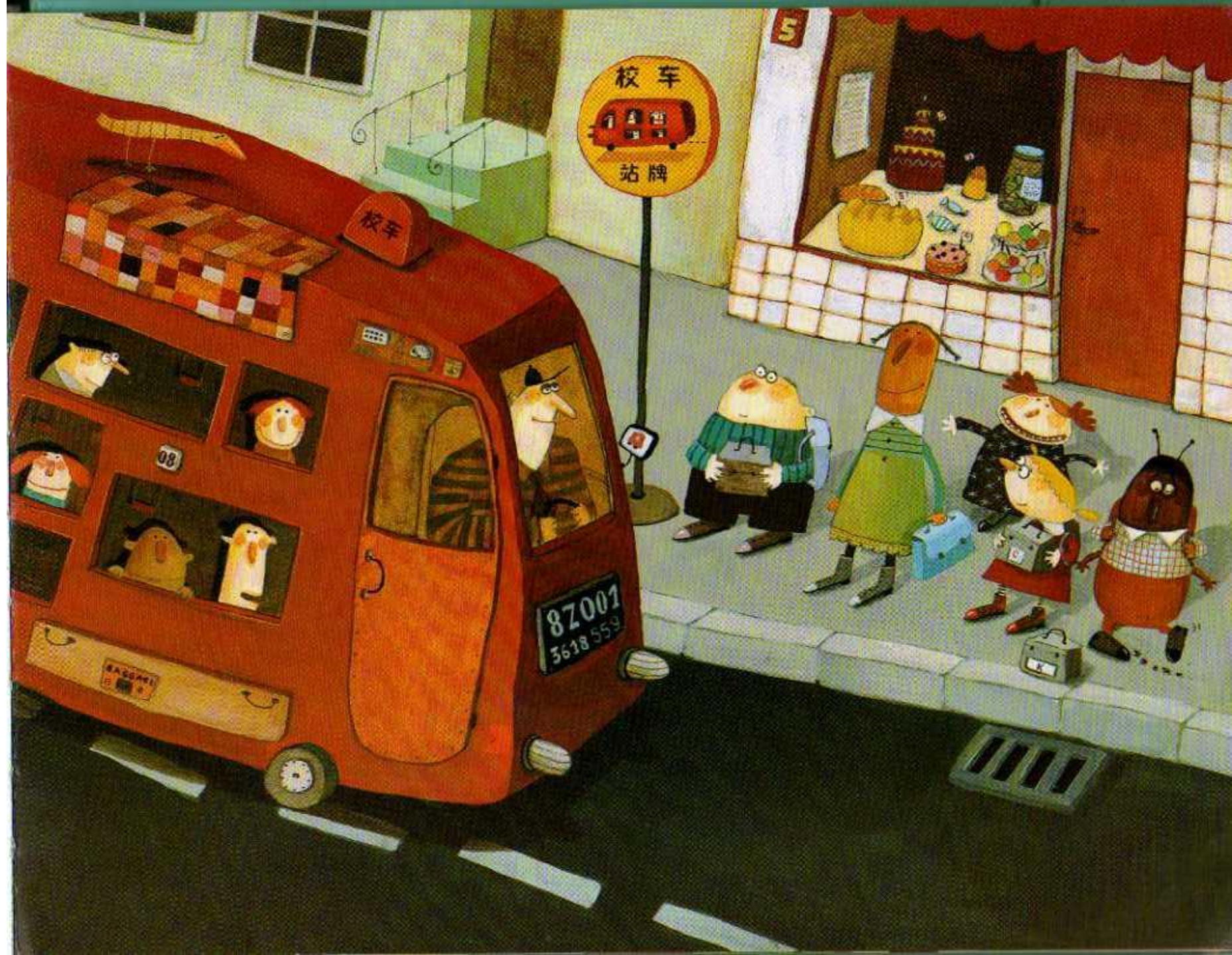
卡夫卡和凯特琳慢慢悠悠地朝车站走去。卡夫卡发现，有了四只手，拿书包和饭盒可就轻松多了。这两只手累了，就换另外两只。他还主动要帮凯特琳拿东西。

“你就两只手，还都拿着东西！怎么帮我拿？”凯特琳训了哥哥一顿。

卡夫卡用触角戳了戳妹妹：“你看不出我是只虫子吗？”

凯特琳不理他，跑到一边跟朋友玩去了。

车站上，根本没人注意卡夫卡。他低着头，站在路边，小心地避开脚边爬来爬去的小虫子。这些会是他的新兄弟姐妹吗？他的新爸爸、新妈妈会不会也在什么地方爬着呢？





上了校车，卡夫卡顺着过道往里走，来到他最好的朋友迈克尔身边。看见卡夫卡的饭盒被一只大甲虫提着，卡夫卡的书包也背在大甲虫厚厚的壳上，迈克尔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小声问：“卡夫卡呢？你把他怎么了？我最最要好的朋友哪儿去了？”

卡夫卡越过迈克尔，坐到靠窗的位子上。“是我，”他小声说，“我一醒来就这样了，根本没人看出来。我该怎么办呢？”

迈克尔凑上前去，仔细看了看他的好朋友：“怎么会这样呢？”

“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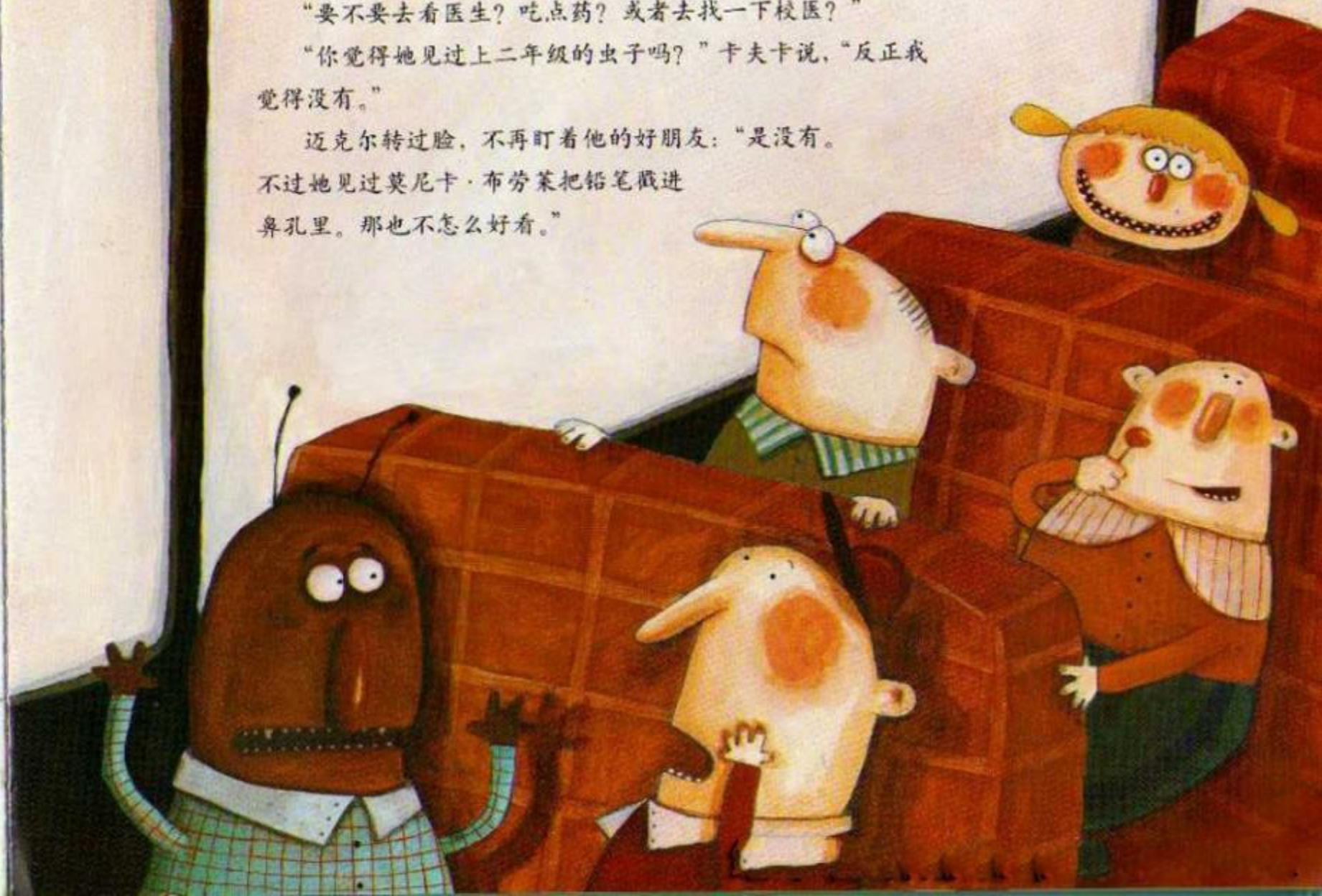
“疼吗？”

“不疼。”

“要不要去看医生？吃点药？或者去找一下校医？”

“你觉得她见过上二年级的虫子吗？”卡夫卡说，“反正我觉得没有。”

迈克尔转过脸，不再盯着他的好朋友：“是没有。不过她见过莫尼卡·布劳莱把铅笔戳进鼻孔里。那也不怎么好看。”







到学校了。大家冲下车，一路嘻嘻哈哈、吵吵闹闹地往教室走去。
“咱们进去吗？”迈克尔问，“说不定去图书馆的时候，可以查查你是哪种甲虫。你觉得呢？”

“也许查得到吧。”卡夫卡回答，“要是非得当虫子，那我还是应该弄清楚自己是哪种虫子。”

两个好朋友走进学校。根本没人看卡夫卡，更没有人注意到他变成了一只虫子。

“你说，会不会我本来就是只虫子，只是一直没人发现？搞不好连我自己都是今天早上才发现。”

“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早就发现了。”迈克尔说。

“真的吗？”卡夫卡问。





$$2 \times 3 =$$



上课的时候，多布森老师问大家二乘三等于几。

“六！”卡夫卡喊道。

“来，到黑板上演示一下。”

卡夫卡画了一只六条腿的椭圆形甲虫，一边三条腿。“两个三就是六。”他解释道。

“非常好。”老师说。

“不公平。你用腿算的。”迈克尔说。

体育课上，老师让大家练习带球和射门。迈克尔当守门员。卡夫卡冲上前去，把球踢到自己的甲壳上，然后用触角重重一顶，足球“咻”地飞到空中，越过迈克尔的头顶，猛地撞进了球门。

“进啦！”卡夫卡欢呼。

“不公平！没人说过可以用触角射门！”迈克尔大喊。





卡拉巴斯
疑惑虫



波拉斯跳蚤



威曼虫



皮丘斯粘虫



十粒十巴斯虫



吉布鲁姆甲虫



比格斯
变种瓢虫

最后一堂课，多布森老师带全班去图书馆。
卡夫卡取下一本《大百科全书·昆虫卷》，迈克尔找了本讲昆虫的书。他们坐在桌旁，开始看昆虫图片。
“原来有这么多种虫子啊！我现在才知道。”卡夫卡说。
“还好这么大的虫子只有你一个。你想想，要是所有的虫子都像你这么大大……”

突然，迈克尔把书推到卡夫卡跟前，大叫道：“快看这个！”

“嘘——”图书馆老师示意他们保持安静。

“什么？”卡夫卡问。

迈克尔指了指第六页上的一张大图，上面那只甲虫简直跟卡夫卡一模一样，只不过没穿上衣和裤子。

95

超音速跳蚤虫

19

52

09

巨型大肚虫

15

圣甲乖乖虫

26

麦纳斯大眼虫

“卡拉巴斯疑惑虫，也叫步甲虫。”卡夫卡念道。他舔舔爪子，又伸伸触角：“嗯……”

“怎么样？”迈克尔问。

卡夫卡笑了：“真有意思，能在书上看见自己的照片和名字。我能借回去看看吗？”

“当然了。我就是帮你找的。”迈克尔说。

“下课了，孩子们。”多布森老师宣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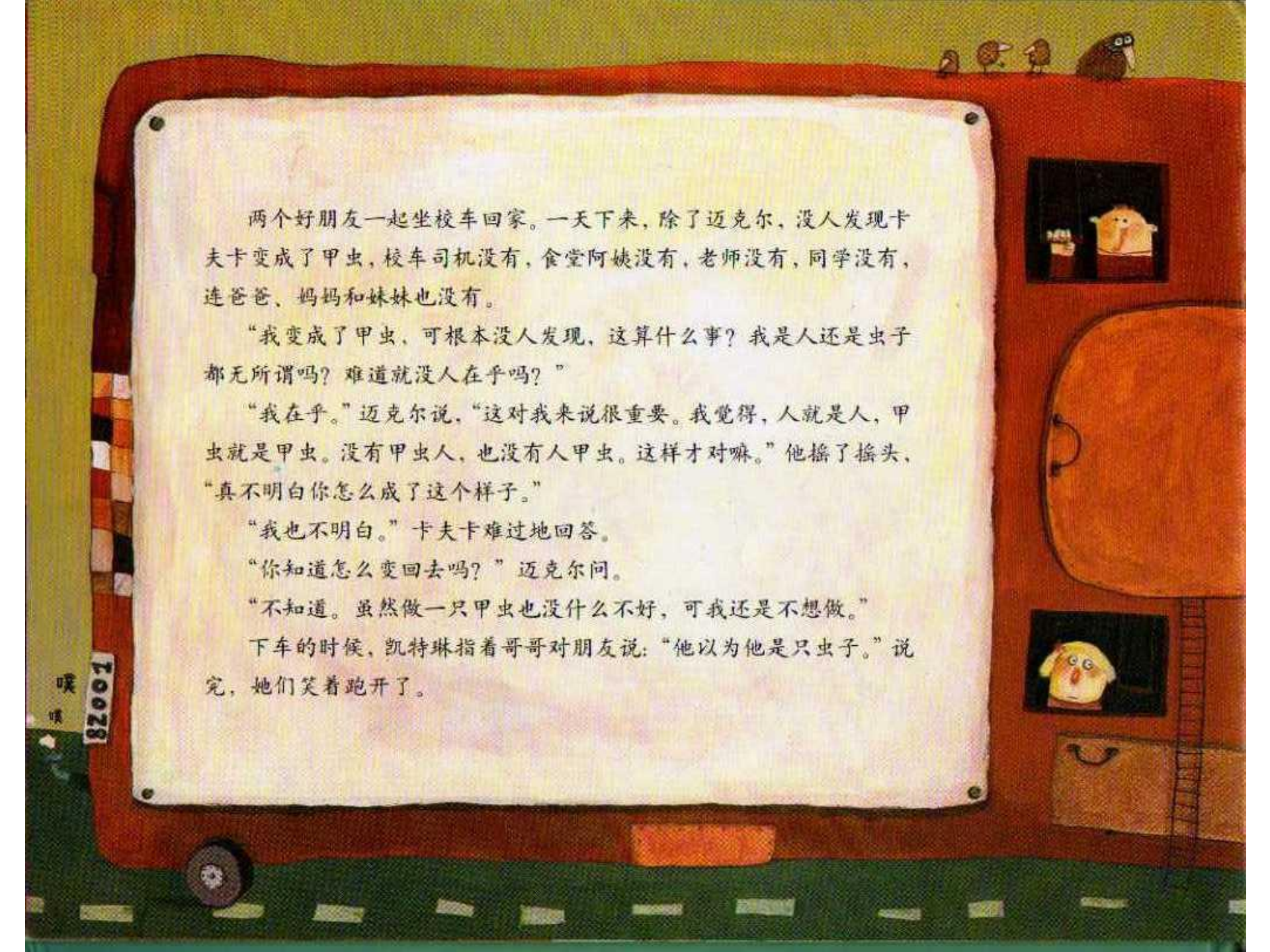
卡夫卡把那张图片拿给老师看。

老师皱了皱眉头：“呃，虫子！”

“您觉不觉得它跟我很像？”卡夫卡问。

多布森老师笑着说：“别傻了，孩子。”



The illustration shows the interior of a school bus. A large white sign with black text is mounted on the wall. To the right, there are two windows. The upper window shows a small, round, yellow creature with a single eye. The lower window shows a larger, round, yellow creature with two eyes. Below the lower window is a brown cabinet with a handle. The bus floor is green with white dashed lines. The bus is on a road with a green wheel visible at the bottom left.

两个好朋友一起坐校车回家。一天下来，除了迈克尔，没人发现卡夫卡变成了甲虫，校车司机没有，食堂阿姨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没有，连爸爸、妈妈和妹妹也没有。

“我变成了甲虫，可根本没人发现，这算什么事？我是人还是虫子都无所谓吗？难道就没人不在乎吗？”

“我在乎。”迈克尔说，“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人就是人，甲虫就是甲虫。没有甲虫人，也没有人甲虫。这样才对嘛。”他摇了摇头，“真不明白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我也不明白。”卡夫卡难过地回答。

“你知道怎么变回去吗？”迈克尔问。

“不知道。虽然做一只甲虫也没什么不好，可我还是不想做。”

下车的时候，凯特琳指着哥哥对朋友说：“他以为他是只虫子。”说完，她们笑着跑开了。



校车

校车

站牌

08

嘟嘟

WATERMELON

回到家，妈妈正一边打电话一边切胡萝卜做沙拉。她朝卡夫卡挥手，然后继续讲电话。

“妈妈，我还是一只甲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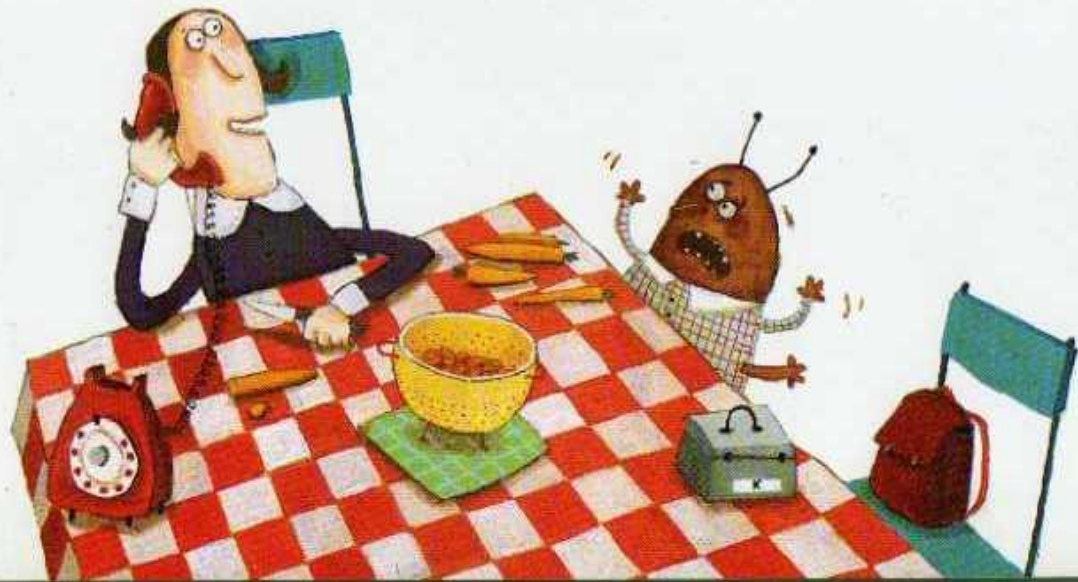
“好了，宝贝儿，去玩吧。”妈妈咬了一口胡萝卜。

卡夫卡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他有点想哭，但没有哭出来。他爬上墙，挂在天花板上，低头盯着自己的房间。

几个小时过去了。

窗外，太阳慢慢落下去，可他这样倒过来看，却好像是日出。





“卡夫卡，吃饭了！”爸爸在叫他。

可卡夫卡不想从天花板上下来。

“卡夫卡，吃饭了！”妈妈又叫了一遍。

卡夫卡还是不想从天花板上下来。

敲门声响了起来。

“请进。”

爸爸走进来。“晚饭已经好了，你在哪儿呢？我没空跟你闹着玩。”爸爸的声音非常严厉。

“我在这儿呢，上面。”

爸爸抬头一看，一只巨大的棕紫色甲虫正盯着他。“你是卡夫卡？”爸爸惊讶地问，“那是演出服吗？”


“是我。不是演出服，我变成虫子了。今天一整天我都是这个样子，可除了迈克尔，你们谁也没发现。”

妈妈和凯特琳也进来了。

“出什么事了？”妈妈问。

“卡夫卡呢？”凯特琳问。





爸爸指了指天花板，现在全家人都看见了。谁都没说话，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卡夫卡一动不动地挂在那儿，看上去像盏吊灯。

“我根本不想当虫子。可今天我一起床就成这个样子了，后来……”卡夫卡哭了起来。大滴大滴的甲虫眼泪溅落在地板上。

“下来吧。”妈妈说。

“拜托了。”爸爸说。

“你们会伤害我吗？会拿杀虫剂喷我吗，像对付后院里的虫子一样？”卡夫卡问。

“当然不会。”爸爸说。

“绝对不会。”妈妈说。

“你会蜇我们吗？”凯特琳问。

卡夫卡摇摇触角：“不会，我身上一根刺都没有，就算有，我也不会蜇你们的。”



“下来吧，亲爱的。”妈妈说。

卡夫卡慢慢地从天花板上爬下来。

全家人紧紧抱住他。爸爸妈妈亲了亲他的虫子脑袋，凯特琳却不肯：“我还太小，不可以亲虫子。而且，我的嘴唇破了。”

“没关系。”卡夫卡回答。

“对不起，我们之前一直没发现。”爸爸说。

“真对不起，我没有认真听你说话。”妈妈说。

“做虫子好玩吗？”凯特琳问，“你能在我的课前表演中亮相吗？”

卡夫卡爬上床，用六条腿把被子拉过来盖在身上。“我要睡觉了。在天花板上挂了一下午，我都要累死了。做一只虫子可没你想得那么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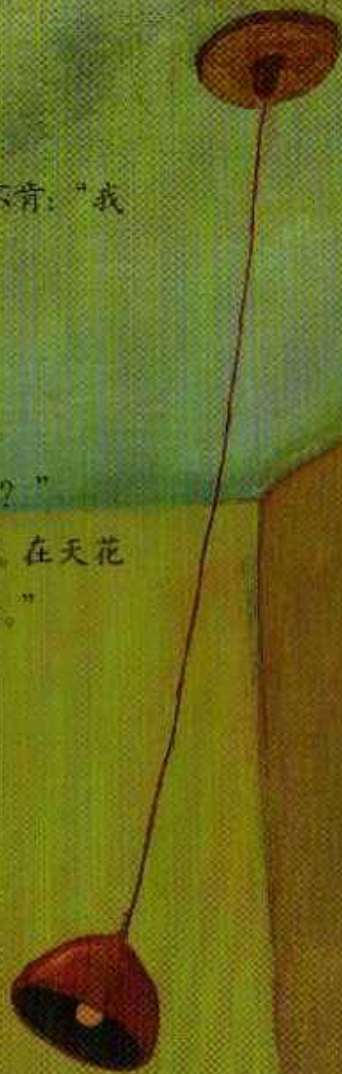
爸爸妈妈亲了亲他，跟他说晚安。

“我现在变成了虫子，你们还爱我吗？”卡夫卡问。

“我们永远都爱你。”爸爸说。

“不管你是男孩还是虫子。”妈妈加了一句。

家人离开了房间。很快，卡夫卡就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卡夫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虫子了。他伸伸胳膊，伸伸腿，赶紧爬下床，穿好衣服，站到镜子前。

“没错，不是虫子。”

卡夫卡笑了。他知道，家人见他变回小男孩，一定会很高兴。迈克尔一定也会很高兴。



卡夫卡拉开窗帘，看见一只虫子正从窗玻璃上爬过。“你应该昨天来，”他对虫子说，“那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卡夫卡又嚷又叫，高高地跳到空中。“耶！”他大喊一声，冲下楼去，要给大家看看他小男孩的样子。

卡夫卡的甲虫日子结束了。